



讀《魏書》札記（上）

姜道章

北齊魏收撰《魏書》，原書撰寫完成於天保五年（AD 554），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再版本，共八冊。

六軍：「六軍」，周制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天子有六軍，《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後世遂以六軍指皇帝的軍隊或皇家侍衛軍隊。《魏書》，「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見北齊魏收撰，《魏書》卷二，原書撰寫完成於天保五年（AD 554），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再版本，全書共八冊，第一冊，頁32-33。）

雜種：「雜種」是古代對少數民族的蔑稱。《魏書》，天興二年（AD 399）「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見《魏書》卷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34。）高車是北朝人對漠北一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稱，因其「車輪高大，輻數至多」而得名。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們秦陽家鄉，「雜種」是罵人的話。

殺母立子：「殺母立子」是立其子為帝而殺子母，以防其母干政。《魏書》，「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見《魏書》卷三，太宗紀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49。）

棲棲遑遑：「棲棲遑遑」的意思是匆忙奔走，無暇安居的樣子。《文選》班固「答賓戲」：「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魏書》：「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而自達。」（見《魏書》卷四上，世祖紀第四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魏書》札記（上），頁81。）

有差：「有差」的意思是不一，有區別。《後漢書》張敏傳：「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

之義。」（見《後漢書》卷四十四，世祖紀第四上，張敏傳，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六冊，頁1503。）

《魏書》：「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見《魏書》卷四上，世祖紀第四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82。）崇指馮崇。



侍子：古代屬國之王或諸侯遣子入朝陪侍天子，學習文化，所遣之子稱侍子。《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二十一年（AD 45），「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見《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73。）《魏書》，延和三年（AD 434），「辛巳，馮文通遣尚書高顛上表稱蕃，詔徵其侍子。」（見《魏書》卷四上，世祖紀第四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84。）

姑臧：「姑臧」也稱「蓋臧」，在今甘肅省武威市，是匈奴民族用語。在我國歷史上是涼州的治所，在五胡十六國中，曾經是前涼、後涼的首都，所以也號稱「五涼古都」。姑臧先後為前涼、後涼都城，南涼、北涼也曾都於此地。故址為匈奴所築，後音訛為姑臧。城呈龍形，故又名「卧龍城」。西漢建姑臧縣，隸武威郡。東漢時為武威郡治所。由於漢、羌、匈奴多種民族雜居，又地處中西交通要道，使其成為河西富邑。三國曹魏時置涼州，以姑臧為治所，這是姑臧為涼州州治之始。西晉永寧元年（AD 301），張軌（AD 255-314）為涼州刺史，設州治於姑臧。西晉亡，即為前涼都城，於原城之外增築四城，人文薈萃，經濟繁盛。東晉太元元年（AD 376），前秦攻滅前涼，置涼州刺史鎮姑臧，豪右七千餘戶被徙往關中。十年（AD 385），呂光（AD 338-399）聚此地稱涼州刺史，次年建後涼，立國都於姑臧。東晉義熙二年（AD 406），曾被後秦主姚興（AD 366-416）任命為涼州刺史的南涼王禿髮傉檀（AD 365-415）進駐姑臧，四年（AD 408）將南涼都城由樂都遷此。不久，北涼王沮渠蒙遜（AD 368-433）以步騎三萬攻克姑臧，又於八年（AD 412）將北涼國都由張掖遷此，並在城南天梯山大造佛像。劉宋元嘉十六年（AD 439），北涼降於北魏。北魏收姑臧城內戶口二十餘萬，改姑臧縣為林中縣，仍為武威郡治。此

24 後，姑臧城便以武威城名稱世。西晉末年，中原戰亂，中土人士避難西入涼州，姑臧成為保留漢族文化的重要據點，同時又是佛學東傳的要地。後涼時，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在此地講經，大興佛教。北涼時，沮渠蒙遜尊西域僧人曇無讖為國師，在此譯出《大般涅槃經》等十幾部經典。《魏書》：「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順（？-AD 442）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見《魏書》卷四下，世祖紀第四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08。）

眇：「眇」指瞎了一隻眼，後亦指兩眼俱瞎。《魏書》：「朕以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寧濟萬宇，夙夜兢兢，若臨淵谷。」（見《魏書》卷五，高宗紀第五，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13。）

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意思是像走在薄冰上一樣，暗示有潛在的危險，比喻行事極為謹慎，存有戒心。出自《詩經》小旻之什二之五：「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見江陰香譯注，《詩經譯注》，1987年台北明文書局影印，卷五，頁55。）《魏書》：「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冰。」（見《魏書》卷七上，高祖紀第七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48。）

養老：「養老」原為一種古代的禮制，擇取年老而賢能的人，按時供給酒食，並加以禮敬。第二個意思是年老在家休養，現在的養老政策多是這個意思。第三個意思是扶養年老而不能自給的人。語出《禮記》王制。《魏書》，太和十五年（AD 491）秋，「八月壬辰，議養老。」（見《魏書》卷七下，高祖紀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68。）

黜陟：「黜陟」的意思是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魏書》：「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見《魏書》卷七下，高祖紀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75。）

鰥寡孤獨：語出《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見蔣伯潛廣解、朱熹集註，《四書讀本：孟子》，台北啟明書局影印本，頁40，出版年代不詳，）也作「矜寡孤獨」。《魏書》：「矜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見《魏書》卷七下，高祖紀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75。）

義陽郡：曹魏魏文帝設置義陽郡，治所在安昌縣，安昌縣在今湖北棗陽東南。《魏書》：「大將軍劉昶出義陽。」（見《魏書》卷七下，高祖紀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75。）

煢鰥：「煢鰥」的意思是孀婦寡夫；亦泛指孤獨無依的人。《魏書》：「至於下民之煢鰥疾苦，心常愍之。」（見《魏書》卷八，世宗紀第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10。）

比沙杖國：「比沙杖國」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210。）

不數羅國：不數羅國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210。）

婆比幡彌：「婆比幡彌」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210。）

阿悅陁：「阿悅陁」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210。）

烏菴：「烏菴」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210。）

比地：「比地」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210。）

乾達：「乾達」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
（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 210。）

琅邪：「琅邪」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
（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 210。）

山胡：「山胡」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曾遣使向魏朝獻。
（見《魏書》卷八，第一冊，頁 210。）

胸山：「胸山」即臨胸，縣名，在山東。（見《魏書》
卷八，第一冊，頁 210。）

傳首：「傳首」的意思是傳送首級；被殺頭。《魏書》：「甲寅，征北元遙破斬法慶及渠帥百餘人，傳首京師。」（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3。）

高昌國：「高昌國」是西域的一個佛教國家，位於今新疆吐魯番市高昌區東南，是古時西域交通的樞紐，亦為古代新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之一。公元五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在吐魯番盆地中，曾先後出現四個漢族獨立王國，先後分別是闐氏高昌、張氏高昌、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魏書》：「乙酉（AD 517），高昌國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4。）

楛矢：「楛矢」是用楛木做杆的箭。《魏書》：「丁酉（AD 517），勿吉國貢楛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6。）勿吉國位在現在松花江以東地區。

蠕蠕國：「蠕蠕」即柔然，我國史書中亦稱芮芮、茹茹、蜺蠕、檀檀、皇芮，古代遊牧民族，先祖為東胡，中世紀原是附屬於鮮卑拓跋部的一個民族。公元四世紀末至六世紀中葉，繼匈奴、鮮卑之後，活動於我國大漠南北和西北廣大地區，主要是柔然和敕勒。當時，正是我國歷史上處於十六國、南北朝紛爭對峙時期。突厥汗國自蒙古高原崛起後，柔然分裂許多分支，其中一支融入室韋，因此柔然也是蒙古人祖先之一，一支西遷成為歐洲所說的阿瓦爾人，而柔然也是契丹人的祖先之一。柔然曾向南齊自稱為「漠」。AD 552 柔然因屬下突厥部落起義而滅國。有些史學家認為有可能在最後民族相殺中，柔然的一支部落在 AD 568 年進入了東歐建立了阿瓦尔汗國，成為歐洲人所說的阿瓦爾人，並多次侵擾東羅馬帝國。《魏書》：「蠕蠕國遣使朝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7。）

吐谷渾國：吐谷渾是西晉至唐朝時期位於祁連山脈和黃河上游谷地（今青海）的一個古代國家。其先祖是鮮卑慕容氏部族。因其統治地區位於黃河以南，統治者又被封為「河南王」，因此被南朝稱為河南國或河南，後不復見。AD 663 被吐蕃征服，但其世襲王室汗族仍保留，與唐朝作戰中成為吐蕃軍隊的重要來源，一部分東遣到唐朝，原部或者一直到公元九世紀才在今青海省境內消失。《魏書》：「吐谷渾國遣使朝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7。）



舍摩國：辛亥 (AD 531)，舍摩國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7。)

高麗：高麗 (AD 918-1392) 又稱高麗王朝、王氏高麗，是朝鮮半島古代王朝之一。AD 918，後高句麗弓裔部將王建在其他部將的擁立下，推翻弓裔，改國號高麗，年號天授。AD 935，高麗合併新羅後，於次年滅後百濟，統一朝鮮半島後三國。高麗都開京 (今開城)，歷經 34 代君主，立國近 500 年，直至 1392 年朝鮮王朝的建立。高麗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文化繁榮時期之一。青瓷發展在高麗時期達到鼎盛，出現了翡色青瓷、鑲嵌青瓷等獨具特色的高麗青瓷。有學者認為高麗青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其母體宋代青瓷。高麗時期文學發展日臻完善。高麗文人以新羅鄉歌為基礎，創作出國語詩歌正統體裁時調。與此同時，漢文詩、詞、騷、賦、古文、駢文、應用文等各種文學體裁達到很高的水平，出現了李奎報、李齊賢、金富軾、鄭知常等文學大家。高麗是個佛教國家，同時也是儒學盛行的國家，AD 958 開始實行科舉制度。高麗官學由國子監 (後來改為成均館)、學堂和鄉校構成。文宗時期，崔冲亦開創私學。高麗印刷術發達，《直指心體要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現存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本，是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之一。高麗國號取自高句麗的簡稱，高麗成宗時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確表示：「我國即高句麗之舊也，故號高麗」。在一些場合下，高麗國號前會使用上國名號，如「有唐高麗國」、「有晉高麗國」、「有 (大) 宋高麗國」、「有 (大) 元高麗國」等，但臣事遼、金時則無此習慣，單稱高麗國。高麗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和世界。韓國的英文名 Korea 就是高麗英文名 Goryeo 的變形。《魏書》，神龜元年 (AD 518)，「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7。)

高車：「高車」是北朝人對漠北一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稱，因其「車輪高大，輻數至多」而得名。南朝人稱其為「丁零」，漠北人又稱其為「敕勒」（敕，音：赤 chi）、「鐵勒」、「狄歷」等。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於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自號狄歷，春秋時稱赤狄，西晉以後塞外各民族稱之為敕勒，北朝人稱為高車，遣入內地者被稱為丁零。原始居地在今貝加爾湖一帶，每當雄踞漠北草原的匈奴和鮮卑先後遣走或衰弱之機，便入主草原。《魏書》，神龜元年（AD 518），「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27。）

高昌：高昌，古城，亦間為古國，在我國新疆吐魯番地，原為沙漠中的綠洲，興盛一時，到後尾流水乾涸，遂廢。漢時打通天山南路，自此為絲綢之路要道。《魏書》，神龜元年（AD 518），「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27。）

吐谷渾：吐谷渾是西晉至唐朝時期，位於祁連山脈和黃河上游谷地（今青海）的一個古代國家。其先祖是鮮卑慕容氏部族。因其統治地區位於黃河以南，統治者又被封為河南王，因此被南朝稱為河南國或河南，後不復見。AD 663被吐蕃征服，但其世襲王室漢族仍保留，與唐朝作戰中成為吐蕃軍的重要來源，一部分東遣到唐朝，原部或者一直到公元九世紀才在今青海省境內消失。《魏書》：「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28。）



波斯：波斯是伊朗的古名。歷史上在西亞、中亞、南亞地區曾建立過多個的帝國，如阿契美尼德王朝、薩珊王朝、薩法維帝國等。極盛時疆域東起印度河及葱嶺，西臨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南抵亞丁灣和紅海，北達高加索山脈跟鹹海，波斯帝國是第一個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波斯興起於伊朗高原的西南部，自從 600BC 開始，希臘人把這一地區叫做波斯。直到 AD 1935，歐洲人一直使用波斯來稱呼這個地區和位於這一地區的古代君主制國家。而波斯人則從薩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國）時期起開始稱呼自己的古代君主制國家未埃蘭沙赫爾，意為「雅利安人的帝國」。《魏書》：「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8。）

疏勒：疏勒是古代西域的綠洲國家。古代居民似操漢藏語系（羌族）和印歐語系語言，自漢朝開始漢化。自 9-10 世紀，唐朝允許來自蒙古的突厥回鶻開始移民到西域。疏勒的維吾爾語名稱是 Kona Sheher，意為「老城子」，與疏勒縣維吾爾語名稱 Yengi Sheher，「新城子」對應，證明這一對「城子」在印歐塞種語言還是當地語言時，已經有「新老城子」的對應了。在塞種語言中，「疏」對應漢語「城子」，「附」對應漢語「老」，「勒」對應漢語「新」。疏勒國（疏勒）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西緣，由古伊朗人建立的綠洲王國，在北道絲綢之路上，其所在的區域是歷史悠久的西域，如今稱為新疆，在中國西北部。疏勒的首都是喀什，喀什的水源是一條同名的河流。如同鄰國于闐王國的人，喀什人說的是塞迦語，是東部伊朗語中的一種。疏勒雖然從公元 7 世紀起是中國唐朝的附庸，但在 8 世紀後期被吐蕃征服，最終在新疆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時期被併入喀喇汗國。《魏書》：「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28。）

烏菴：烏菴國（梵文 Uddiyana, Udyāna），又譯為烏場國、烏仗那、郁地引那、烏金國、烏迪亞納，古代印度國名，地理位置相當於今日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斯瓦特縣。最早見於法顯《佛國記》。《洛陽伽藍記》作烏場國，《大唐西域記》作烏仗那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烏長那，《往五天竺國傳》作烏菴國，國人自稱「郁地引那」，小乘佛法盛行。烏菴國屬北印度古國，在罽彌國之南，北連葱嶺，南至天竺。氣候和暖，盛產果林，引水灌田，產稻麥。北魏神龜元年（AD 518）宋雲出使天竺，過烏菴國，曾進見烏菴國王，並為國王講述孔子、老子、莊子學說。烏菴國曾於永平三年（AD 510）、四年（AD 511）、神龜元年（AD 518），正光二年（AD 521）朝貢北魏。這個國家以巫術與密教著名。按時輪金剛說法，佛在世已在此傳播密法。晉代高僧法顯、慧景、道整、慧達，唐代高僧玄奘、慧超、道琳、玄照曾到訪此國。《魏書》：「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28。）

龜茲：龜茲（今「庫車」，龜茲語：Kutsi，梵文：Kuci(na)，維吾爾語：Küsen，272 BC 到十四世紀；英語：Kucha 或 Kuche），又稱曲先、丘慈、邱慈、屈支、丘茲、拘夷、歸茲、屈茨、庫徹，是古代西域綠洲國家。AD 648 唐設安西大都護府於龜茲，安西四鎮之一。《魏書》：「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28。）

勿吉國：（見《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勿吉。（見《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六冊，頁2219-2220。）

宕昌國：宕昌，又稱宕昌羌，是中國十六國時期末期至南北朝期間的一個羌族所建立的政權，其地相當於今中國甘肅省南部，都城宕昌城（在今中國甘肅省宕昌縣西），首領姓梁，史籍第一位有記載的首領是梁勲。根據《魏書》記載，宕昌在梁勲以前，「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勲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見《魏書》卷一百一，列傳第八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六冊，頁2241-2242。）《魏書》：「吐谷渾、宕昌國並遣使朝貢。」（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29。）

荊蠻：荊蠻，又稱楚蠻，中原人對吳楚越及南方人的總稱，《史記》周本紀第四：「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見《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本，第一冊，頁115。）《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見《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本，第五冊，頁1691-1692。）亦即熊繹受封立國之前，楚蠻已存在，而楚國之得名，亦從楚蠻而來。《魏書》：「今先討荊蠻，疆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見《魏書》卷九，肅宗紀第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42。）

流民：流民，又稱流人、流亡、流戶、流冗、流庸、流離、流者及盲流等，是我國歷史上對於無業游民的稱呼，一般都是逃荒的農民，天災、苛吏、土地兼併、戰亂等都可能導致流民問題的出現。最早在《詩經》大雅、召曼曰：「瘠我饑饉，民卒流亡。」管仲在齊國提出「禁遷徙，止流民」政策，以控制人口流動。漢朝流民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元狩四年（119 BC），山東大水，有流民七十餘萬人；元封四年（107 BC），關東流民二百萬；哀帝（6-1 BC 在位）時流民「以十萬數」，華歆（AD 157-232）收容流民，「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宋朝（AD 960-1294）也有大量流民，張齊賢（AD 943-1014）《洛陽縉紳九聞記：齊王張令公外傳》：「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明朝中葉以後，流民問題最烈，甚至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流民一直是歷代朝廷的腹心之疾，福建連江縣永樂（AD 1403-1424）初與洪熙元年（AD 1426）相比，「戶口什去其三四。」成化元年（AD 1465），戶科給事中袁芳等言：「比年以來，救荒無術，一遇水旱，飢荒老弱者，轉死溝壑，貧窮者流徙他鄉。」成化七年（AD 1471），荊襄山區屯聚流民九十三萬八千餘人。闖王李自成也算是流民出身。清代封鎖東北，嚴令禁漢人出關，但流民「擔擔提籃，或東出榆關，或北渡渤海」。乾隆十一年（AD 1746），「東省被災州縣，流民出口」。民國畫家蔣兆和（1904-1986）繪有「流民圖」。



《流民圖》局部

34 有明一代，除農民外，大量的匠戶、軍戶、灶丁寺工商業也易於流亡，正統元年（AD1436），山東都轉運司所屬各鹽場，在逃灶戶 3,350 餘戶。棚民也算是流民的一種。流民是黑社會的基本組成。成化元年（AD1465）三月劉通、石龍、馮子龍等於房縣大石廠立黃旗起義，殺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擁眾數十萬。成化六年（AD1470）十一月，又有李原、小王洪起義，流民附和者達百萬人。史稱鄖陽民變。明廷派都御史項忠（AD1421-1502）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與湖廣總兵李震前往鎮壓。項忠軍對流民進行屠殺，盡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魏書》：「己未，詔前試守東郡太守唐景宜為持節、都督，於東郡召募僑居流民二千人，渡河隨便為柵，準望臺軍。」（見《魏書》卷十，孝莊紀第十，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59。）

嚙噠：「嚙噠」，又作挹怛、挹闐，是晚古典時代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曾於中亞、南亞地區建立規模廣大的嚙噠帝國。嚙噠人被東羅馬帝國史學家稱為「白匈」，其亦曾自號匈人。嚙噠人是漢代大月氏人的後裔，起源於塞北，公元 4 世紀 70 年代初越阿爾泰山西遷河中，疆域從裕勒都斯河上游（焉耆西北）起，越過伊犁河流域到巴爾喀什湖，再到楚河和塔拉斯河草原、錫爾河地區，一直達到鹹海。據一些史書記載，他們的一個汗庭建在塔拉斯城附近。全盛時，其領域東至葱嶺到天山南路的一部分，西至里海的庫爾干河地方。《魏書》：「蠕蠕、嚙噠、高麗、契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見《魏書》卷十一，廢出三帝紀第十一，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283。）

奚族：「奚族」全稱庫莫奚族，是我國北方古民族，源自東胡，為東部鮮卑之一，與宇文部同源。契丹與奚族同源，同源出鮮卑。庫莫奚族分布在今承德與多倫之間。（見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1980 年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出版，上冊，頁 37。）（見上「嚙噠」條。）

一勞永逸：「一勞永逸」的意思是辛苦一下之後，即可永遠安逸。《魏書》：「一勞永逸，庶保無疆。」（見《魏書》卷十一，廢出三帝紀第十一，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90。）

奮不顧命：語出：南朝梁國任昉「奏彈曹景宗」：「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任昉（AD 460-508），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郡博昌（今山東省壽光市）人。南朝文學家、方志學家、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曹景宗（AD 457-508），字子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朝梁將領。劉宋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曹欣之之子。《梁書》有曹景宗傳。（見《梁書》卷九，列傳第三，1973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178-181。）《魏書》：「或徇節感恩，奮不顧命。」（見《魏書》卷十一，廢出三帝紀第十一，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90。）

室韋國：室韋，亦稱失韋，是指我國隋唐史籍上的一個分布在今大興安嶺與小興安嶺之間的一群古代部落的泛稱。他們與居住在他們南方的契丹人有緊密的親緣關係。其首領稱作「乞引莫賀咄」，曾於北齊時與中國接觸，隨後不定時向中國納貢。唐朝時為突厥附屬，突厥被回紇取代後便漸漸解體，至黠戛斯控制北漠至契丹時便融入了其他民族。《魏書》：「室韋國遣使朝貢。」（見《魏書》卷十二，孝靜紀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307。）

地豆于：地豆于是出現在北魏時期的一個民族。《魏書》：「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延興二年（AD 472）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AD 482），貢使不絕。十四年（AD 490），頻來犯塞，高祖（AD 467-499）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AD 543-546）末，貢使不絕。」（見《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1974

36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六冊，頁 2222。）《魏書》：「室韋、勿吉、地豆于、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見《魏書》卷十二，孝靜紀第十二，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308。）

班師：「班師」意思是調回在外打仗的軍隊，也指出征軍隊勝利歸來。《東周列國志》第六回：「少頃，魯、陳、蔡三國，俱來賀勝，各請班師。遂解圍而去。計合圍至解圍，才五日耳。」《晉書》宣帝紀：「軍次丹口，遇雨，班師。」（見《晉書》卷一，宣帝紀第一，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6。）《魏書》，武定四年（AD 546），「冬十有一月，齊獻武王有疾，班師。」（見《魏書》卷十二，孝靜紀第十二，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 308。）

小差：（一）稍有誤差；稍有差異。《後漢書》陳元傳：「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媿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見《後漢書》，1971 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五冊，頁 1231。）（二）意思是「開小差」，「開小差」原指軍人脫離部隊私自逃跑，現在常用來比喻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逃避任務的行為。（三）意思是「略遜」。《三國志》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見《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1971 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五冊，頁 1322，注二。）（四）意思是「疾病小愈」。《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

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見《三國志》卷二十九，魏書二十九，方技傳第二十九，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02。）《魏書》：「文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以？癡勢小差未？』」（見《魏書》卷十二，孝靜紀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313。）

沒鹿回：河南竇氏，古代世族，以扶風郡為籍貫。先祖竇賓曾為沒鹿回部落大人，故稱沒鹿回氏，代國時改稱紇豆陵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恢復為竇氏，因此在世族中，屬於虜姓。長期與皇室通婚，在北魏至唐朝間有很大影響力。《魏書》：「神元皇后（？-AD 248），竇氏，沒鹿回部大人竇之女也。」（見《魏書》卷十三，皇后列傳第一，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22。）

坐事：「坐事」的意思是因事獲罪。《漢書》，梁丘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第五十八，1970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一冊，頁3600。）《魏書》：「先是，世祖（AD 187-226）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見《魏書》卷十三，皇后列傳第一，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26。）

幽房：「幽房」指墓穴。《魏書》：承明十四年（AD 489），「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見《魏書》卷十三，皇后列傳第一，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30。）

眷昵：「眷昵」的意思是寵愛。《魏書》：「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見《魏書》卷十四，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55。）

几杖：「几杖指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古常用為敬老者之物，亦用以借指老人。《魏書》：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見《魏書》卷十四，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57。）

不豫：「不豫」此處的意思是有病。《魏書》，「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69。）

鈔賊：「鈔賊」的意思是盜匪。《魏書》，「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73。）

從母：「從母」指母親的姐妹，即姨母，秦陽叫姨媽、大姨媽、三姨、小姨。《魏書》：「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75。）

內行阿干：「內行阿干」為官名，北魏置，鮮卑語稱兄為阿干，故此職帶有自部落聯盟時期遺留下來的痕跡。是皇帝身邊的親信侍從，隨其出獵、征伐。《魏書》：「即拜內行阿干。」（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75。）

曲事：「曲事」的意思是曲意奉事，即違反自己的本心去事奉別人。《魏書》，「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為黃門郎，又曲事之。」（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76。）

佞戾：「佞戾」的意思是很乖張。《魏書》，「聾而佞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76。）

杖罰：「杖罰」的意思是指施杖刑，拷打。《魏書》，「世宗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76。）

納貨用官：「納貨用官」又稱賣官鬻爵，賣官是指政府機關或人員出售官職，有些是制度化的賣官，例如我國古代的捐納，也有些是個人或政府機關貪污，接受未經考核或未能通過考核者的賄賂後授予官職。在我國古代，買賣官職並非罕見現象，甚至有些時期，買賣官位是民衆合法而且公開的任官途徑。先秦時期就已經有買賣官爵的紀錄，例如秦王政四年（243 BC），蝗災嚴重導致瘟疫流行，秦王嬴政因而下詔鼓勵老百姓納粟受爵，並說繳納粟米千石，就能得到一級爵位。東漢光和元年（AD 178），漢靈帝（AD 168-189）在西園設官邸，開始賣官鬻爵，當時官位的行情是二千石的官位要花兩千萬購買，四百石的官位要花四百萬購買；當時甚至就連公卿的位置都可以用錢買到，其中公要價一千萬，卿要價五百萬。東漢晚年買官風氣盛行，常被視為那個時代吏治腐敗的象徵，例如曹操（AD 155-220）的父親曹嵩（AD ? -193 或 194）曾出錢一億萬買官至太尉；一說認為他是透過賄賂而得到太尉之職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齊也曾經盛行賣官的風氣，而賣官的行為被視為北齊政治上的弊病之一。後來也經常有捐納補官的作法出現，而捐納補官也成為科舉之外擔任官職的另一途徑，唐朝、宋朝和元朝時，都曾一度允許捐納補官。在明朝，捐納從英宗正統（AD 1436-1449）年間開始舉辦，當時捐納「監捐」取得監生身分的，稱為「例監」；捐納「貢捐」取得貢生身分的，稱為「例貢」。明代成化年（AD 1465-1487）始定規則，規定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捐的是監生

40 與文散官（武散官無從六品以下等級），七品散官是無法實補官職的，且為軍民納捐。清朝沿襲明制，開例捐、常捐。貢捐、監捐沿明納粟例。有清一代，商人捐納蔚為風氣，所謂「有人在京好為官」，捐納制度為商人擴充政治資本提供了絕佳選擇。例如乾隆時平遙蔚字票號首任總經理毛鴻（AD 1787-1866），共捐得「將軍」、「大夫」銜三十一人；而清代捐納風氣盛行的程度，從官員出身，可見一斑，地方官員初任資格為納捐出身者，乾隆二十九年（AD 1764）為 22.4%，道光二十年（AD 1840）為 29.3%，同治十年（AD 1871）為 51.2%，光緒二十一年（AD 1895）為 49.4%。根據沈 垚（AD 1798-1840）的計算，光緒六年（AD 1880）正途出身者且不靠納捐實補僅佔 20.4%，若加上正途或恩蔭、雜途靠捐納昇官者，或正途出身以捐納得以實補者，總人數比例難以計算。沈 垚嘆曰：「當今錢神為貴，儒術道消」。《魏書》，「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見《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三，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 379。）

帊：「帊」同帕，手帕也。《魏書》，「以帊覆臉。」（見《魏書》卷十六，道武七王列傳第四，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 405。）

秋毫無犯：秋毫指動物入秋新換的絨毛，比喻纖細之物。絲毫不侵犯，喻指軍紀嚴明。《後漢書》卷十七，岑「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見《後漢書》卷十七，岑彭列傳第七，1971 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 662。）《魏書》，王「不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見《魏書》卷十七，明元六王列傳第五，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 414。）

一夫多妻制：我國古代實為一夫多妻制。《魏書》，「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見《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23。）我推測可能歷史上因戰亂，許多男子打仗死的比較多，社會上女多男少，所以男的娶妾。上世紀三十年代，棗陽不少男士，有妻有妾，我的舅舅就是有妻有妾，原有太太姓齊，棗陽齊集人，生三子，就是我的老表崇聖、崇賢、崇智；舅舅又娶妾，棗陽俗稱小婆，她姓文，西鄉文家大房人，我稱呼她文舅母，文舅母和我舅舅夫妻十分恩愛，我舅舅在南漳武安堰任區長，文舅母陪我舅舅在武安堰。還有一種情形，即俗稱的「一門兩不絕」，1943年我在順城灣江西會館棗陽縣立初級中學一年級讀書時，因為有吃有住，家貧，我住校，宿舍在我家街對面的報恩寺，同學好友陸天柱家在北鄉，每個周末都回家，我好奇問他為何每個周末都回家，他告訴我他有二妻，第二妻為其叔父給他娶的，生了孩子，則屬叔父家，一門兩不絕也。天柱初中未畢業，早逝，不悉與二妻有無關係？

款塞：「款塞」的意思是叩塞門而來降。《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見《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冊，頁3299。）重譯的意思是輾轉翻譯。《魏書》，「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見《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26。）

外邏：佛教語，波夜提：若一夜在矛軍，二夜在刀軍，三夜外邏軍，四夜離見聞處無罪。《魏書》，「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見《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26。）

行臺：行臺是魏晉至金代尚書省在外設置的臨時分支機構。「臺」指在中央的尚書省，出征時駐行在當地設立的臨時性機構稱為「行臺」，又稱「行尚書臺」或「行臺省」。《魏書》，「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見《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26。）

析骸易子：「析骸易子」的意思是劈開屍骨當柴燒，相互交換孩子吃。《後漢書》：「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後用以形容天災人禍時，絕糧斷炊的慘況。（見《後漢書》卷十五，來歙傳，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586。）《魏書》，「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見《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32。）

晏如：「晏如」的意思是安然自樂的樣子。《魏書》，南安王余「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見《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34-435。）

廟算：「廟算」的意思是古時候出兵作戰之前，都要去宗廟舉行特定儀式，同時商討具體的作戰計劃，做出戰略部署。《魏書》，長子安壽，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見《魏書》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42。）

沙門：「沙門」為梵文，又譯為桑門、喪門、娑門、沙門那、沙迦濇囊、室摩那弩、舍羅摩弩，意譯為道士、道人、貧道等，意為「勤息」、「止息」等意，原為古印度宗教名詞，泛指所有出家，修行苦行、禁慾，以乞食為生的宗教人士，後為佛教所沿用，成為佛教男性出家眾（比丘）的代名詞，在漢傳佛教中，意義略同於和尚。《魏書》，「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見《魏書》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44。）

望風：「望風」的意思是聽到風聲。《後漢書》，「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見《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第五十七，李膺，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八冊，頁2191。）《魏書》，「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見《魏書》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50。）

歷代有貪污：例如魏時，脩義「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見《魏書》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51。）

送款：「送款」的意思是投誠；歸降。《梁書》侯景傳：「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見《梁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五十，侯景，1973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63。）《魏書》，「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任城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66。）

不豫：「不豫」是天子有病的諱稱。《魏書》，「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70。）

席卷：「席卷」的意思是像卷席子一樣。《魏書》，「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任城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72。）

鄉校：「鄉校」又稱鄉學，是我國古代政府開辦的地方學校，在周朝時已有鄉校一名。《魏書》，「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74。）

壩：我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最早的大壩，是建於598-591 BC年間的安徽省壽縣安豐塘壩，壩高6.5米，庫容約9,070萬立方米，至今運行了2,600多年，和都江堰、漳河渠、鄭國渠合稱為我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魏書》也提到安徽省的古代河壩，「蕭衍於浮山斷淮為堰，乃灌壽春。」（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76。）壽春應該即今安徽壽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意思是，政治渾沌，人民淳樸忠誠；政治清晰細密，人民狡黠、抱怨。語出老子《道德經》。《魏書》，「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77。）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惡就要受懲罰，比喻作惡的人逃脫不了法律的懲罰。語出《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魏

書》，任城王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77。）

曲賚：「曲賚」的意思應該是不合理的賞賜。《魏書》，「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80。）

望塵：「望塵」亦喻捕風捉影或觀察到細小的徵候。《後漢書》度尚傳：「尚不徵者，磬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見《後漢書》卷三十八，度尚傳，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五冊，頁1287。）《魏書》，「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81。）

正色：「正色」的意思是嚴肅的神色。《魏書》，「順正色曰。」（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82。）順即張順，張彝之兄也。

脅肩：「脅肩」的意思是聳起肩膀。《魏書》，「紇脅肩而出。」（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83。）紇指徽紇。

刀筆：古代書寫工具，用竹木代紙，用筆記事，用刀削誤。《史記》，「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第六十二，鄧都傳，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冊，頁3133。）《魏書》，「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為几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順，彝兄也。「刀筆」也是刀筆吏的簡稱，就是現在打官司的律師。

家徒四壁：家裏只有四面牆壁，形容十分貧困，一無所有。語出《漢書》，「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見《漢書》卷五十七上，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1970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八冊，頁2530。）《魏書》，「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85。）幾十年前，我到任德庚講師家，他家就是「家徒四壁」，客廳甚麼也沒有，好像只有一個椅子，當時他的收入只有講師薪水，子女又多，生活十分艱難，據說任師母幾乎瘋了。

席卷：「席卷」的意思是形容卷東西像卷席子一樣。賈誼「過秦論」，「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賈誼，「過秦論上」，見袁梅等註譯，《古文觀止今譯》，上冊，頁427-428，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出版。）《魏書》，「總兵竄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見《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87。）

叔向（？-約528 BC或稍後）：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字叔譽，因被封於楊（今山西省洪洞縣），以邑為氏，別為楊氏，又稱叔肸、楊肸、楊譽。他出身晉公族，歷事晉悼公、晉平公、晉昭公三世，為晉平公傅、上大夫，是春秋時期晉國的政治家、外交家。叔向和晏嬰、子產是同時代人，他不曾擔任晉國執政的六卿，但以正直和才識著稱於世。周靈王二十六年（546 BC），叔向代表晉國與楚國達成了彌兵會盟，緩和了當時的形勢。《魏書》，「昔魏武剪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親，以奉天下。」（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94。）

曲宴：「曲宴」的意思是宮中之宴。《魏書》，「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94。）



義陽：曹魏魏文帝設置義陽郡，治所在安昌縣（今湖北省棗陽市東南），不久廢除。西晉重新設置義陽國，治所在新野縣（今河南省新野縣南）。包括今河南省信陽市、羅山縣、桐柏縣、唐河縣、新野縣、鄧州市，湖北省廣水市、棗陽市、隨州市等地。《魏書》，「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眾南討。」（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98。）

不坐：「不坐」是刑律名。罪人親屬牽連獲罪，稱為「連坐」或「緣坐」，因年幼或其他原因雖係親屬不予株連的，稱「不坐」或「不追坐」。《魏書》，「又斬之於歧州，妻子得不坐。」（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06。）

荻筏：「荻筏」是用荻編成的筏子。《魏書》，「始竇便為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06。）

婦工：「婦工」即婦功，舊時指紡織、刺繡、縫紉等事。《後漢書》引班昭的「女誡」，「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見《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曹世叔妻班昭，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冊，頁2789。）班昭（約AD 45-117），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陝西省咸陽市）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魏書》，「李頗有婦工，為仆朱榮妻所親昵。」（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08。）

步兵：步兵，文意上指徒步行軍作戰的士兵。在冷兵器時代區別於車兵、弓兵、矛兵、弩兵、騎兵等。但隨着科技發展，近現代的普通步兵也需要依靠馬匹、自行車、卡車、火車、裝甲運兵車、直升機、橡皮艇等手段機動至戰場，除了落後與偏遠的地區，很少見到單純的徒步作戰了。廣義來講，以單個士兵身體作為武器平臺進行作戰的部隊，統稱為步兵。《魏書》，「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鄯善鎮將。」（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08。）

攸歸：「攸」的意思是所。各有攸歸指責任各有歸屬，不容推卸。《魏書》，「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10。）

後妻：「後妻」可以指：（一）繼室，元配妻子去世或離異後再娶的正室；（二）平妻，除元配以外同時存在的其他正室；（三）妾，正室以外的妻子。《魏書》，「徽後妻，莊帝舅女。」（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11。）

祕器：「祕器」指棺材，釋義為喪葬器物。出自《漢書》，董賢傳「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備具。」（見《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第六十三，1970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一冊，頁3734。）《魏書》，「肅宗為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歧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14-515。）又見《魏書》，「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見《魏書》卷三十一，列傳第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40。）

款附：「款附」的意思是誠心歸附。《魏書》，「休撫防有力，賊乃款附。」（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17。）又見《舊唐書》，「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見《舊唐書》卷一，本紀第一，高祖，1975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

一勞永逸：「一勞永逸」的意思是勞苦一時而永遠可以安逸也。《魏書》，「一勞永逸，便可無事。」（見《魏書》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18。）

總麻：「總麻」的意思是古代喪服名。五服中之最輕者，孝服用細麻布製成，服期三月。凡本宗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外姓中為表兄弟，岳父母等，均服之。《魏書》，「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一臨。」（見《魏書》卷二十，文成王列傳第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27。）

養息：「養息」的意思是養子。《魏書》，齊郡王子琛「又無方自達，乃與劉滕為養息，賂滕金寶巨萬計。」（見《魏書》卷二十，文成王列傳第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29。）

小心翼翼：「小心翼翼」的意思是非常謹慎，不敢疏忽。《詩經》，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見江陰香譯注，《詩經譯注》，台北：明文書局影印本，卷六，大明，頁5。）《魏書》，「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34。）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是對於老百姓，只能使他們按照我們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們懂得為甚麼要這樣做。語出《論語》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見傅佩榮解讀，《論語》泰伯篇第八，1999年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頁197。）《魏書》，「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34。）

貪淫財色：「貪淫財色」的意思是對財色貪得無厭。《魏書》，「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味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37。）

言善言惡：「言善言惡」很難確定。《魏書》，「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人言善者未必是善。」（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47。）

阿衡：「阿衡」是宰相的雅稱，中國歷朝的中央行政首長。《魏書》，「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實勗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敕還，願不再述。」（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60。）

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的意思是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後成為一種正確的社會政治理想。出自《禮記》禮運篇。《魏書》，「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實合刑典，天下為公，豈容私抑。」（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62-563。）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嚮往的「大同」世界，即指《禮記》「禮運」中所描敘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在這個社會裡，「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就是所謂「大同」。《禮運》篇託名孔子撰作，其實是戰國末期或秦漢之際學者所編纂。

令譽：「令譽」的意思是美好的聲譽。《魏書》，「颯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72。）

廟算：亦作「廟筭」，朝廷或帝王對戰事進行的謀劃。《孫子》計：「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張預注：「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朝，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謂之廟算。」《魏書》，「颯翼弼六師，纂戎荊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見《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75。）

五教：「五教」指五種倫理道德，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魏書》，「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見《魏書》卷二十一下，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78。）

縣公：縣公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封爵。曹魏始置，一直延續到宋朝、遼朝。《魏書》，「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見《魏書》卷二十一下，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85。）

宮掖：「宮掖」的意思是宮中。《後漢書》，「自和熹鄧后入宮，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見《後漢書》卷十五上，皇后紀第十上，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417。）《魏書》，「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見《魏書》卷二十二，孝文五王列傳第十，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89。）

誇尚：「誇尚」亦作「夸尚」，意思是誇耀推崇。《晉書》，「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見《晉書》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貨，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83。）《魏書》，「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見《魏書》卷二十二，孝文五王列傳第十，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90。）

塗炭：陷於爛泥炭火之中，比喻處境困苦。《後漢書》：「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見《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第一上，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20。）《魏書》，「遂能？（言旁玄）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角指張角。（見《魏書》卷二十二，孝文五王列傳第十，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92。）

渥：「渥」古同「泥」，塗也。《魏書》，「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渥，斬之。」題是莫顯的兒子。（見《魏書》卷二十三，列傳第十一，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04。）劉亢渥是人名。

副馬：駕天子副車之馬。《後漢書》明帝紀：「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唐李賢注引《前書》曰：「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駙，副也。並武帝置，秩二千石。」（見《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第二，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19-120。）《魏書》張袞傳：「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12。）1948年我在青年軍208師當兵，部隊從河北灤縣撤退到塘沽，下午天黑以前步行中途在灤縣與唐山之間的一個村莊停下，走了好幾個鐘頭，大家實在很餓，伙夫們殺了一匹馬，用鹽和醬油煮馬肉，每人分一塊馬肉，大約有半斤，大家用髒手拿着吃，手雖然不乾，也吃得津津有味，古今一也。

嬪：「嬪」，又稱皇嬪，是我國古代皇帝妃嬪的一種位號，嬪最早見於上古時期周禮中的記載：「一后（嫡妻）、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凡一百二十一人」，而在之後的朝代對於嬪的使用仍時有可見。魏時期的魏文帝設置貴嬪，位在皇后之下。《魏書》，「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16。）

運籌帷幄：「運籌帷幄」，籌的意思是計劃、計謀、謀劃；帷幄指古代軍中帳幕。意思就是在軍帳內對軍略做全面的計劃。常指在後方決定作戰方案，也泛指主持大計，考慮決策。運是運用；籌是籌算，引申為策劃；帷幄指軍隊的帳幕。語出《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對王陵這樣說，「高祖曰：『公

54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381。）《魏書》，「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張袞，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18。）

賓友：「賓友」的意思是賓客朋友，指以賓客與友人之禮相待。《後漢書》公孫述傳：隗「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見《後漢書》卷十三，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539。）《魏書》，「出總庶事，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崔玄伯，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20。）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晦」的意思是黑暗；「已」的意思是停止。「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的意思是風風雨雨天色昏暗，雄鷄啼叫聲不斷。比喻在黑暗的社會裏不乏有識之士。語出《詩經》鄭風－風雨：「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見吳宏一著，《白話詩經》，1993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第二冊，頁226。）《魏書》，清河崔寬嘆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24。）

通款：「通款」的意思是互相表達友好之情。《魏書》，「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25。）（見《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12。）

間不容髮：「間不容髮」的意思是距離十分相近，中間不能容納一絲毫髮，比喻情勢危急。《魏書》，「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見《魏書》卷二十四下，列傳第十二，崔玄伯，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33。）

方伯：「方伯」的意思是一方諸侯之長。《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後泛稱各地方的長官。《魏書》，尉古真「兄弟並為方伯，當世榮之。」（見《魏書》卷二十六，列傳第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56。）

尚：「尚」的意思之一是娶帝王之女為妻。《史記》李斯列傳：「諸男皆尚秦公主。」（見《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八冊，頁2547。）《魏書》：遂留子壽，「尚樂陵公主。」（見《魏書》卷二十七，列傳第十五，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64-665。）

餽：「餽」的意思是吃剩下的食物。《魏書》，遂留的兒子壽，「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餽餘。」（見《魏書》卷二十七，列傳第十五，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64-665。）道章認為，這真不像話！

款引：「款引」的意思是從實認罪。《魏書》，「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見《魏書》卷二十九，列傳第十七，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698。）

宰人：「宰人」的意思之一是掌管膳食之官。《魏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見《魏書》卷二十九，列傳第十七，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二冊，頁700。）

席卷：「席卷」形容卷東西像卷席子一樣。賈誼，「過秦論」：「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見 1983 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李永祥等注譯，《古文觀止今譯》，上冊，頁 427-428。）《魏書》，「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見《魏書》卷三十，列傳第十八，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 710。）

坑：「坑」的一個意思是把人活埋。《魏書》，「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之，乃坑之。」（見《魏書》卷三十，列傳第十八，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 710。）建指王建。

巢車：「巢車」是我國春秋時代就有的攻城武器，車上架有可以升降、可載人的牛皮板屋，用以觀察城中動態。《魏書》，「太祖乃悉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見《魏書》卷三十，列傳第十八，197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 710。）魏太祖就是曹操。

大長秋：大長秋是我國古代內侍職官之一，主要由宦官擔任，負責皇后宮中事務的主要職官。周制，王后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秦制設「將行」，為皇后卿。西漢景帝中元六年

（144 BC）改將行為大長秋。長秋是漢代皇后所居宮名。大長秋隨皇后出入，宣達皇后旨意，並執掌皇后宮中與湯沐邑的收支，



是后宮重要人物之一。漢制秩二千石，且多有積功封侯者。西晉、北魏等歷代都設大長秋，隋煬帝曾改內侍省為長秋監。西漢初大長秋可以用宦官，也可以用士人，但是逐漸多用宦官，至東漢有記載姓名的大長秋基本上全部是宦官。如曹操的養祖父曹騰即曾擔任大長秋。《魏書》，王建兄豆居，「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長秋。」（見《魏書》卷三十，列傳第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11。）

浮橋：「浮橋」指用船或浮箱代替橋墩，浮在水面的橋梁。軍隊採用制式器材拼組的軍用浮橋，則稱舟橋。浮橋的歷史記載以我國最早。《詩經》大雅 - 大明記載：「親迎于渭，造舟為梁」，記載周文王姬昌於 1184 BC 在渭河架浮橋。《魏書》，「宜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見《魏書》卷三十，列傳第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12。）上世紀抗戰時期，我曾見到軍隊曾在棗陽縣城沙河設置浮橋，供士兵過河。

物望：「物望」的意思是人望；衆望。《晉書》，「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見《晉書》卷一百五，載記第五，石勒下，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九冊，頁2740。）

《魏書》，「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見《魏書》卷三十一，列傳第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40。）

大辟：「大辟」是我國古代五刑之一，隋以前是死刑的通稱，隋唐以後五刑刑名不用大辟稱「死刑」。不同時期，五刑的具體所指並不相同，西漢文帝以前，五刑指墨、劓、剕、宮、大辟；隋唐之後，五刑則指笞、杖、徒、流、死。《魏書》，「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見《魏書》卷三十一，列傳第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42。）

與國：「與國」的意思是盟國；友邦。《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裴駟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見《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302。）《魏書》，高「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見《魏書》卷三十二，列傳第二十，高湖，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51。）

鎮長：東魏武定時（AD 543-549）有鎮長一詞，《魏書》，高湖「子陀，字難陀。沃野鎮長。」（見《魏書》卷三十二，列傳第二十，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56。）但注十謂：「按『長』下疑脫『史』字，或『長』是『將』之誤。」（見《魏書》卷三十二，列傳第二十，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70。）

蓬頭垢面：「蓬頭垢面」的意思是頭髮蓬亂，臉上很髒。舊時形容貧苦人生活條件很壞的樣子。也泛指沒有修飾。《魏書》封軌傳，「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見《魏書》卷三十二，列傳第二十，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764。）

天高地厚：原形容天地的廣大，後形容恩德極深厚。也比喻事情的艱巨、嚴重，關係的重大。《詩經》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躅。」（見江陰香譯注，《詩經譯注》卷五，正月，1987年台北明文書局影印本，頁40。）《魏書》，「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見《魏書》卷三十四，列傳第二十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03。）

腹背受敵：「腹背受敵」，腹：肚子，指前面；背：背脊，指後面；受：遭到；受到。前后都受到敵人的攻擊；處於被動不利的局面。《魏書》崔浩傳：「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見《魏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二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10。）

名聞遐邇：「名聞遐邇」的意思是遠近馳名。《魏書》，「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見《魏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二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13。）

寇抄：「寇抄」的意思是劫掠，出自《後漢書》東夷列傳，「逮永初（AD 107-113）多難，始入寇抄；桓（AD 147-167在位）、靈（AD 168-189在位）失政。漸滋曼焉。」（見《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冊，頁2810。）《魏書》，「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見《魏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二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17-818。）

匕箸：「匕箸」是進食用的羹匙和筷子。《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方食，失匕箸。」（見《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第二，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四冊，頁875。）《魏書》，「世祖為舉匕箸，或立嘗而旋。」（見《魏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二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18。）

臥不安席：「臥不安席」的意思是睡不安寧，形容心事、憂慮重重。出自《戰國策》楚策一。《魏書》，「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見《魏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二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19。）

弗之伏：「伏」的意思是屈服，承認錯誤，「弗之伏」的意思就是不屈服，不承認錯誤。《魏書》，「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順是李順，浩是崔浩。（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29。）

小差：「小差」此處的意思是疾病小癒。《三國志》魏志，華佗傳：「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見《三國志》卷二十九，魏書二十九，方技傳第二十九，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02。）《魏書》，「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30。）

握節：「握節」的意思是持守符節，不辱君命。《左傳》文公八年：「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魏書》，「將握節而出。」（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30。）

納：「納」此處的意思是娶。《魏書》，「獻武王擢為中外府長史，為齊王納其第二女。」（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36。）

單闕：歲陰名，卯年的別稱。《史記》天官書：「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單，盡也。闕，止也。」（見《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第五，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四冊，頁1313。）《魏書》：「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37。）

別生：「別生」的意思是庶出；妾所生。《魏書》，「弈別生弟問，字道度。」（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41。）

布衣：「布衣」指平民百姓穿的廉價衣服；「布衣蔬食」常形容生活儉樸，借指平民。《魏書》，「昔漢祖起於布衣。」（見《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42。）

建牙：「建牙」此處的意思是出師前樹立軍旗。《魏書》，「建牙誓衆，傳檄邊境。」（見《魏書》卷三十八，列傳第二十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65。）

深思遠慮：「深思遠慮」的意思是謀劃周密，考慮長遠；指計劃周到，具有遠見。出自《後漢書》：「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見《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紀第四，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67。）《魏書》，「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見《魏書》卷三十八，列傳第二十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69。）

視死如歸：「視死如歸」的意思是把死看得像回家一樣平常，形容不怕犧牲。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刁雍族孫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為慮。」（見《魏書》卷三十八，列傳第二十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74。）

齷鼻：「齷鼻」的意思是酒糟鼻。《魏書》，「王氏世齷鼻，江東謂之齷王。」（見《魏書》卷三十八，列傳第二十六，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75。）

指腹為親：「指腹為親」，亦稱指腹為婚，舊時風俗，多指包辦婚姻，過去社會的婚姻風俗，雙方家長在孩子尚未出生之時，約定孩子的婚姻。出自《魏書》王寶興傳：「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由，可指腹為親。』」（見《魏書》卷三十八，列傳第二十六，

62 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77。)可見指腹為婚的風俗久矣。上世紀三十年代左右，棗陽還有這種風俗，我自己就是指腹為婚，在我出生前，北鄉張某（名子我不知道）將他的女兒跟我訂婚，我還跟我姥姥到過張某家，後來我家窮了，張某提出退婚，打官司，那時縣政府為了躲日軍轟炸，法庭搬到北鄉，我跟我母親去法庭，張家被判陪錢給我們，我母親很難過，認為她把媳婦賣了；據說後來張家知道我考上襄陽師範學校，頗有悔意。

幹局：「幹局」的意思是辦事的才幹器局。出自《三國志》蜀志：「李嚴以幹局達。」（見《三國志》卷四十，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四冊，頁1005。）《魏書》，「長子詠，字義興，有幹局。」（見《魏書》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891。）

強門：「強門」的意思是豪門大族。《魏書》陸倕傳：「又簡取諸縣強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外。」（見《魏書》卷四十，列傳第二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04。）「假子」指夫的前妻之子或妻的前夫之子，亦指養子或義子。

世子：「世子」是古代諸侯王嗣子之稱號。《魏書》，「遂立琇為世子。」（見《魏書》卷四十，列傳第二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05。）

雙璧：「雙璧」喻指一對完美的人或物。《魏書》，「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嘆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見《魏書》卷四十，列傳第二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06。）



介冑：被甲和頭盔。為古代的軍服。《史記》：「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見《史記》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六冊，頁2074。）《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見《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1969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九冊，頁2958。）《魏書》，「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見《魏書》卷四十，列傳第二十八，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12。）

吃馬皮：古時軍隊糧盡，煮馬皮吃。《魏書》，「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見《魏書》卷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29。）1948年我在青年軍208師當兵，部隊從河北灤縣撤退，走了好幾個鐘頭，大家很餓，伙夫們殺了一匹馬，用鹽和醬油煮馬肉給大家吃，大家用髒手拿着吃，手雖然不乾淨，也吃得津津有味。

藩寄：「藩寄」此處的意思是王侯的封國。《後漢書》，「外有大國賢王並為蕃屏。」（見《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紀第四，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66。）《後漢書》，永平「五年（AD 62）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見《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第二，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頁108。）《魏書》，「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見《魏書》卷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30。）「藩」的意思是屬國或屬地。

力屈：「力屈」的意思是力竭。《莊子》天運：「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後漢書》龐參傳：「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見《後漢書》卷五十一，李陳龐陳

64 橋列傳第四十一，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六冊，頁1687。）《魏書》：「子雍行數日，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見執。」（見《魏書》卷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930。）

見執：「見執」意思是被捉住。（見上「力屈」條。）

方檢：「方檢」的意思是方正而能檢束。《魏書》，裴駿「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見《魏書》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1,020。）

丁父憂：「丁父憂」的意思是遭逢父親喪事。《魏書》辛紹先傳：「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擲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見《魏書》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1,025。）「皂帽」，亦作「阜帽」，是戴在頭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裝飾的帽子。「阜」的意思是黑色。

塵謗：「塵謗」的意思是誣蔑誹謗。《魏書》，「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見《魏書》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1,026。）「祥獨蕭然不預」的意思是只有辛祥瀟灑自若不參與。

推處：「推處」的意思是推究判斷。《後漢書》，「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見《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1971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第十冊，頁2,703。）

《魏書》，「祥初在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見《魏書》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冊，頁1,026。）